

古今醫案按卷第五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貯賢

七情

喜

戴人曰昔莊先生治一人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脈爲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

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可謂得元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欲活他人，反戕厥躬，悲夫。

戴人路經古亳，逢一婦，病喜笑不止，已半年。眾醫治之術窮，戴人以滄鹽成塊者二兩，餘火燒通赤，放冷，研細，以河水一大碗同煎三五沸，稍溫與飲之。以釵探咽中，吐去熱痰五升。次服火劑，火主苦解毒湯是也。不數日而笑定矣。內經曰：神有餘則笑不休，所謂神者，心火是也。火得風而成焰，卽笑之象也。

項關令之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罵欲殺左右惡言不輟眾醫處藥半載無功戴人視之曰此難以藥治乃使二娼各塗丹粉作伶人狀其婦大笑次日又令作角觥又大笑復於其傍常以兩個能食之婦誇其食美此婦亦索其食一嘗之不數日怒減食增而瘥

丹溪治一婦人年十九歲氣實多怒不發忽一日大發叫而欲厥蓋痰閉於上火起於下上衝故也與香附末五錢甘草三錢川芎七錢童便薑汁煎又與青黛人中白香附末爲丸稍愈後大吐乃安復以導痰湯加薑炒黃連香附生薑下當歸龍薈丸

憂

丹溪治陳狀元弟。因憂病咳唾血。面鰈色。藥之十日不效。謂其兄曰。此病得之失志傷腎。必用喜解。乃可愈。卽求一足衣食之地處之。於是大喜。卽時色退。不藥而愈。由是而言治病必求其本。雖藥中其病。苟不察其得病之因。亦不能愈也。

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寸脈微伏。是憂思致病。請示病因。徐曰。女子夢吞蛇。漸成此病。靖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疾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過憂成疾。當治意而不治病耳。

思

一富家婦、傷思慮過甚、二年不寐、無藥可療、其夫求戴人診之、曰、兩手脈俱緩、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與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財、飲酒數日不處一方而去、其婦大怒、汗出、是夜困眠、如此八九日不寤、自是食進、脈得其平、

一女新嫁後、其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臥如癡、無他病、多向裏牀坐、丹溪診之、肝脈弦出寸口、曰、此思男子不得氣、結於脾、藥難獨治、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脾主思、過思則脾氣結而不食、怒屬肝木、木能尅土、怒則氣升發而衝開脾氣矣、其父掌其面呵責之、號泣大怒、至三時許、令慰解之、與藥一服、卽索粥食矣、朱曰、思氣雖解、必得喜庶不再結、乃詐以

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愈

丹溪曰一蜀僧出家時其母在堂及游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甚切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黃瘦倦怠時僧年二十五歲太無羅先生見之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許鈔十錠作路費曰不望報但欲救汝之命耳察其形稍甦脈稍充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僧遂如故又半月有餘與鈔十錠遂行

附

有士人觀書忘食一日有紫衣人立前曰公不可久思

思則我死矣。問其何人曰：我穀神也。於是絕思而食如故。

悲

一婦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不應。許學士曰：金匱云：婦人臍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者。甘麥大棗湯主之。用其方十四貼而愈。蓋悲屬肺。經云：在臍爲肺。在志爲悲。又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是也。此方補脾而能治肺病者。虛則補母之義也。

息城司侯聞父死於賊。乃大悲哭罷。便覺心痛。日增不已。月餘成塊。狀若覆杯。大痛不任。藥皆無功。乃求於戴人。戴人至。適巫者在其傍。乃學巫者雜以狂言以譴病者。至是大笑不

忍回面向壁一二日心下結硬皆散所謂喜勝悲內經自有此法也

資生經曰王執中母久病忽泣涕不可禁知是心病也灸百會而愈後遇憂愁悽愴者灸此穴無不愈

恐

高逢辰表姪嘗遊惠山暮歸遇一巨神臥寺門恐懼奔避自是便溺日五十六次周恭曰驚則心無所倚恐則傷腎是爲水火不交二臟俱病故其所合之府受盛失職州都不禁矣

震

按此證當死或用參芪溫補之藥以圖僥倖

驚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於樓上。夜值盜劫燒舍。驚墮牀下。自後
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以聲。
歲餘不痊。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
見而斷之曰。驚者爲陽。從外入也。恐者爲陰。從內出也。驚者
爲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足少陽膽經屬木。膽者。敢也。驚
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於高椅之上。當面前下
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婦大驚。戴人
曰。我以木擊几。何必驚乎。伺少定。擊之。驚少緩。又斯須。連擊
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暗使人擊背後之窗。徐徐驚定而笑。
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

必無驚。是夜使人擊其門窗。自夕達曙。寢息如故。夫驚者。神上越也。從下擊。几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從此遂愈。

王中陽治江東富商。自奉頗厚。忽患心驚。如畏人捕之。聞脂粉氣。卽遺洩。晝夜坐臥。常欲人擁護方安。甫交睫。卽陽動。精滑。徧身紅暈紫癍。兩腿連足。浸淫溼爛。膿下不絕。飲食倍常。酬應不倦。累醫不效。王診得六脈俱長。三部九候往來有力。兩手寸尺特盛。猝難斷證。因問之。商告曰。某但覺虛弱無力。多驚悸。及苦於下元不固。兩腿風瘡。侍奉皆賴婦人。而又多慾。不能自禁。奈何治之。王曰。時醫必作三種治。一者治驚悸。二者治虛脫。三者治風瘡。以余觀之。只服滾痰丸。然後調理。

滿座愕然。王曰：此係太過之脈。總是溼痰爲病。與火炎水涸。神怯精傷者。本異標同也。逐去痰毒。不必縷治。服丸三日。脈稍平。曰：君連年醫藥不效。反增劇者。不識虛實。認假爲真。故也。再令服三次。越五日。脈已和。不言驚悸之苦。但求遺泄之藥。王用豁痰湯加茯苓煎服。月餘。諸證悉減。乃用泥金膏。以新汲水調敷兩腿。乾則再上。周時洗去。則熱氣已衰。皮肉寬皺。然後用杖毒活血方。調敷全愈。

震

閱洞虛子原案曰：此係太過之脈。心腎不交。又曰：水火亢行。心不攝血。運於下。不能上升。凝於肌膚。日久溼爛。與火炎水濫。神不宣陽。頻泄者。本同標異也。其詞濫而義晦。

不如曰溼熱生痰上壅下注反覺徑捷故僭改之再查豁痰湯亦逸人自定乃以小柴胡湯去薑棗加紫蘇薄荷羌活陳皮厚樸枳殼南星云治一切痰疾與滾痰圓相副或以前胡易柴胡其泥金膏則用陰地上蚯蚓糞三分熟皮樸硝二分同研細水調敷杖毒活血方則用蛇床子光草烏火煨爐甘石枯礬樨榔花粉菴豆粉凌霄花赤石脂白石脂大薊根葉小薊根葉爲末另煎大黃汁調敷云治杖瘡奇妙。

附一富室子弟因憂畏官事忽患惡聞響聲鞋履作聲亦卽驚怖有事則彼此耳語而已飲食自若舉動無差王令

服滾痰圓二次。卽能起坐應酬。再以豁痰湯分心氣飲。相
間服之而愈。分心氣飲者。乃二陳湯加紫蘇羌活桑白皮
肉桂青皮腹皮木通赤芍也。又一人因相識官員爲事
猝爲當道直入其室搜索。男人卽驚死。其妻須臾甦省。失
志顛倒。棄衣摸空。王亦令服滾痰圓二次。下咽卽睡。次夜
又一服。仍用豁痰湯加枳實。服數日卽安。
張路玉治河南督學汪緘庵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
常時欬青黑結痰。欲欬則心中懨懨大動。欬則渾身麻木。心
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闕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
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效。虛羸轉劇。邀張診之。

脈浮微弦而芤。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逆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膈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淬蛤粉。以清理痰氣。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蒐滌瘀積。蓋痰在膈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靈無以溶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甯。形神漸旺。改用歸脾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悲頻仍。近于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瞠。石頑診之。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芤。形神不能自主。似有

撮空之狀一醫以爲證犯條款不出五日當斃張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着衣被儘力扯摘定爲挾驚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況脈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脈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用鈎藤鈎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匙連夜服藥卽得安寐次日六脈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其去結糞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脈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震
按七情致病病本難治戴人丹溪治法神矣洞虛子專主痰火亦難奉爲要訣石頑二案論病最精用藥更巧

[illegible]